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九十二回 紅信人安心施巧計 曲辮子拼命害相思

且說陶觀察在薛金蓮那邊請客，辛修甫和他代請了幾個客人，一同走到福致裡薛金蓮家，只見陶觀察和著幾個人正在那裡碰和；見了辛修甫進去，連忙立起身來招呼，有幾個和陶觀察不認得的人，都是辛修甫邀來的，彼此通過了名姓，便又湊了一場和，兩邊打得□分熱鬧。辛修甫素來不愛碰和，便隨便坐下，留心四面一看，只見房間裡頭只有幾個娘姨大姐在那裡應酬，卻不見薛金蓮的影兒。修甫暗想：「這個時候還早得狠，難道已經出了堂唱麼？」心上想著，口中也不去問他。坐了一回，一個人覺得無聊得狠，便對陶觀察說道：「你們在這裡碰和想來還有一會兒，我到西安坊去去就來。」陶觀察聽了他要走，連忙立起身來一把拉住了，再三留他坐下。辛修甫走不脫身，只得轉過身來看著他們碰和。看了一回，八圈漸漸的碰完。辛修甫留心看那薛金蓮時，依舊不見出來應酬，心上就覺得狠有些詫異。暗想：那有客人來碰了八圈麻雀，信人還不出來應酬的道理？忍不住便悄悄的問陶觀察道：「怎麼我們來了多時，八圈牌都完了，信人還不出來應酬，是個什麼緣故？」陶觀察聽了呆了一呆，方才說道：「或者是他出局去了也未可知。」辛修甫笑道：「堂子裡頭那有這般規矩？就是出去應局，也要到客人面前招呼一下，打個轉身，那有一聲兒不響就去出局的理！」

陶觀察想了一想道：「或者他沒有出去，在裡面有什麼事情罷。」辛修甫道：「那越發豈有此理！信人們掛著牌子做生意，應酬客人就是天字第一號的要緊事情，要是客人來了不肯應酬，又做什麼生意呢？」陶觀察一時聽了說不出什麼，只搭訕著叫娘姨們擺起檯面來，一面請辛修甫和眾人寫好局票，發了出去，一面起過手巾，請那一班客人入席。

那一班客人，連著陶觀察自己算上去，通共□一個人，今天的酒本來是個雙台，□一個人坐著還是□分寬綽。辛修甫見大家已經定坐，薛金蓮依然不見出來，那班娘姨連一句客氣話兒也不說，逕自上來斟酒。陶觀察倒還沒有什麼，辛修甫和陳海秋等一班客人見了他們這般怠慢，一個個心上不快活起來。辛修甫實在熬不住了，便冷笑一聲，對著那一班娘姨道：「你們先生究竟到那裡去了？我們來了半天，沒有見著你們先生的面，只怕上海地方的堂子，沒有這個規矩罷？」那班娘姨聽了辛修甫發起話來，大家都呆呆的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停了一回，一個娘姨方才開口說道：「對勿住，陶大人搭仔各位大人，倪先生來浪吃飯。」修甫聽了又冷笑一聲道：「我們來了這大半天的時候，難道你們先生一逕在那裡吃飯的麼？一頓飯要吃到這個時候，你們先生真真是個飯桶了。」幾句話把大家聽得都笑起來。一個大姐聽著辛修甫的口風來得利害，便回轉身來，一直跑下樓去。

直等到客人叫的信人一個個都到齊了，還是不見薛金蓮的影兒。一班客人個個都覺得有些氣忿，有幾個不好意思發作出來，只有陳海秋□分性急，便嚷著說道：「客人們差不多都要散了，怎麼信人還不見出來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陳海秋叫的東尚仁范彩霞坐在陳海秋後面，把陳海秋拉了一把道：「勿要囁，別人家格事體，阿關得耐啥事，嚶嚶啞啞，吵勿清爽，用勿著耐實梗格起勁啵！」陳海秋道：「你不曉得，我們已經來了半天，連信人的影兒都沒有見著，要不和他頂真一下，他還把我們這班客人都當作一些兒不懂的曲辮子呢。」范彩霞聽了，把嘴一披道：「好哉好哉，勿要勒浪像煞有介事哉。」

正說著，薛金蓮從外面走了進來，見了陶觀察和辛修甫等一班客人也不開口，揚著個臉兒待理不理的，把個嘴唇略略的動了一動，也算打過了招呼。辛修甫見了薛金蓮出來，以為他一定要說幾句「對不起」的客氣話兒，或者在眾人面前斟一巡酒，胡弄局兒的過了場面，也就過去了。那知他坐在陶觀察背後，還沒有坐到五分鐘的工夫，霍的立起身來；對著陶觀察只說得一聲：「倪出堂唱去。」竟回頭也不回，轉身便走。滿台的客人，見了薛金蓮對著陶觀察這般模樣，不知道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兒，一個個都眼睜睜的看著陶觀察，又不好意思問他。陶觀察見薛金蓮走了，倒一些兒沒有怪他的意思，好像沒有這件事的一般。

辛修甫本來在那裡和龍蟾珠講話，見了薛金蓮這樣情形，實在氣他不過，冷笑道：「好大架子的信人，我倒從來沒有見過，等會兒等他來了，我倒要來問他一下，吃把勢飯的人懂規矩不懂規矩？」陶觀察起先聽了陳海秋的一番話兒，心上已經有些不很高興，又被辛修甫這樣的一說，心上更不舒服，只得對辛修甫道：「我們當客人的人，逢場作戲，原是出來尋開心的，信人們應酬不到，做客人的只要原諒些兒也就是了，何必這樣的頂真呢？況且我們賞識的是他的人，不是賞識他的應酬，就是應酬差些卻也不妨，我勸你將就些兒，不要挑他的眼罷。一，對著他說道：「我原是和你对抱不平，和你爭這一口氣兒，你既然自家願意這般，那也不必說起。本來人家捉你的瘟生，與我什麼相干？」陶觀察聽了，自己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只支支吾吾的說道：「你們不要只顧一味的說他不好，其實他也有他的好處。據我看來，他那一派的形容舉止，狠有些兒良家女子的樣兒……」辛修甫不等他說完，早哈哈大笑道：「罷了罷了，我也不來管你們的閒帳，你也不必這樣的掩耳盜鈴。」

正還要說下去，忽然一陣香風，早見姚紅玉急急忙忙的走進來。寶髻垂雲，蛾眉掠月，不施脂粉，只淡淡的在嘴唇上點一點胭脂，走進來就坐在陶觀察背後，玉容寂寞，半晌無言。陶觀察正在一肚子的不快活，見他來了，就盛氣對他說道：「客都散了一半，你還來做什麼？」姚紅玉抬起頭來，把兩個批頭在陶觀察頭上一推，咬著牙齒說道：「耐格個人……」說了一句，就咽住不說，眼中早掉下淚來。

停了一停，方才說道：「耐自家想想，良心到仔陸裡去哉？」陶觀察聽了他這般說法，究竟撫心自問有些對他不起的地方，便也淡淡的安慰了他幾句，姚紅玉便起身去了。辛修甫見時候不早，便同著他的相好龍蟾珠一同到西安坊去，大家一哄而散。

陳海秋新做了個范彩霞，也在那裡想轉范彩霞的念頭。這個范彩霞更比不得薛金蓮，是個大名鼎鼎的信人，和那四大金剛的名氣差不多，那裡看得上陳海秋這樣的一個人！但是范彩霞平日之間最愛的是姘馬夫、姘戲子，在客人那裡千方百計弄來的味心錢，依舊給那一班馬夫、戲子騙得乾乾淨淨；更兼他向來服飾奢華，用錢揮霍，一連的進款那裡夠他的用度？拖了一身的虧空再也彌補不來。這個陳海秋是范彩霞那裡用錢最多的客人，所以范彩霞當著他的面兒，卻也不肯得罪他，只不叫他近著自家的身體。憑著陳海秋怎樣的用錢，總不肯露出一個字兒留他住夜。陳海秋想來想去想了無數的法兒，報效了許多的和酒，只指望范彩霞留他住夜，那裡知道鬧了幾個月，依然還是一個不成功。

陳海秋焦躁起來，便也去尋著了辛修甫和他商議。辛修甫也想不出什麼法兒，想了一回方才對陳海秋說道：「只有這一個法兒，卻不知用起來中用不中用。這個范彩霞是著名倒貼的寶貝，現在差不多將近過年，這個寶貝一定是過不去的，你趁著這個當兒，除了還帳之外，格外借給他幾百塊錢，這件事兒一定到得手來。你說我這個主意可好不好？」陳海秋聽了大喜，便拍著手道：「你的主意果然不差，我就照你這個法兒做去，一定沒有不成的。」修甫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但是我保是保不來的，只好碰你自家的運氣罷了。」陳海秋聽了辛修甫的話兒，高高興興的竟到東尚仁范彩霞家來。

走進房間，見范彩霞一個人無精打采的坐在那裡，房間裡頭連娘姨大姐也不見一個。范彩霞見陳海秋走了進來，勉強陪著笑臉，立起身來，自家動手和陳海秋寬了馬褂，拉著他坐下。陳海秋剛要開口，早見娘姨阿金、大姐阿玉兩個人勾肩搭背，一路嘻嘻哈哈的笑進來。見了陳海秋，阿金便道：「咦，陳老幾時來格？」陳海秋道：「我剛剛來的。你們什麼事兒這般高興？」阿玉聽了，又掩著口「吱吱格格」

的笑起來。范彩霞皺著眉頭道：「勿得知啥格事體，實梗格高興。」說著便拿過一支金水煙筒，裊裊婷婷的走過去，和陳海秋並肩坐下，親自和他裝了幾筒煙。陳海秋見范彩霞忽然這般的要好起來，心上□分歡喜，覺得渾身的骨頭都有些癢癢的，便順手把范彩霞抱了過來，坐在自己的身上。范彩霞趁勢把纖腰一扭，一個身體便倒在陳海秋的懷中。陳海秋鼻中聞著范彩霞頭上的一股頭油香氣，不覺色心大動，低下頭來，臉貼臉的揉了一揉。范彩霞故意嗔道：「勿要實梗哩。」海秋也不理他，只仔仔細細的眯著一雙眼睛，看著范彩霞的臉兒，目不轉睛的只顧呆看。范彩霞被他看得別過頭去，口中說道：「啥格好看呀，阿是勿認得倪？」說

著便又格格的笑。

阿金在旁邊說道：「勿要實梗高興哉。今年年底下格開銷，耐阿曾自家轉轉念頭，勿要到仔格格辰光弄勿落。」范彩霞聽了歎了一口氣道：「橫豎總歸弄勿落，叫倪也嘸說法。」阿金道：「陳老搭耐一逕要好煞格，耐還是搭陳老商量商量罷。」范彩霞聽了也不言語，只把一個脂香粉膩的臉兒緊緊的貼在陳海秋肩上，瞟了阿金一眼道：「耐倒說得實梗容易，只怕陳老勿見得相信倪呀。」說著橫波斜溜，寶靨生春，向著陳海秋嫣然一笑。陳海秋被他一陣揉搓，心上早糊裡糊塗的沒有了主意；又被他這般一逼，更加心蕩神迷，捉摸不定，不因不由的說出幾句話來。正是：

風情霞思，鶯花南國之詩；紙醉金迷，雲雨巫山之夢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